



北京历史文化

论丛

第一辑

BEIJINGLISHI
WENHUALUNCONG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燕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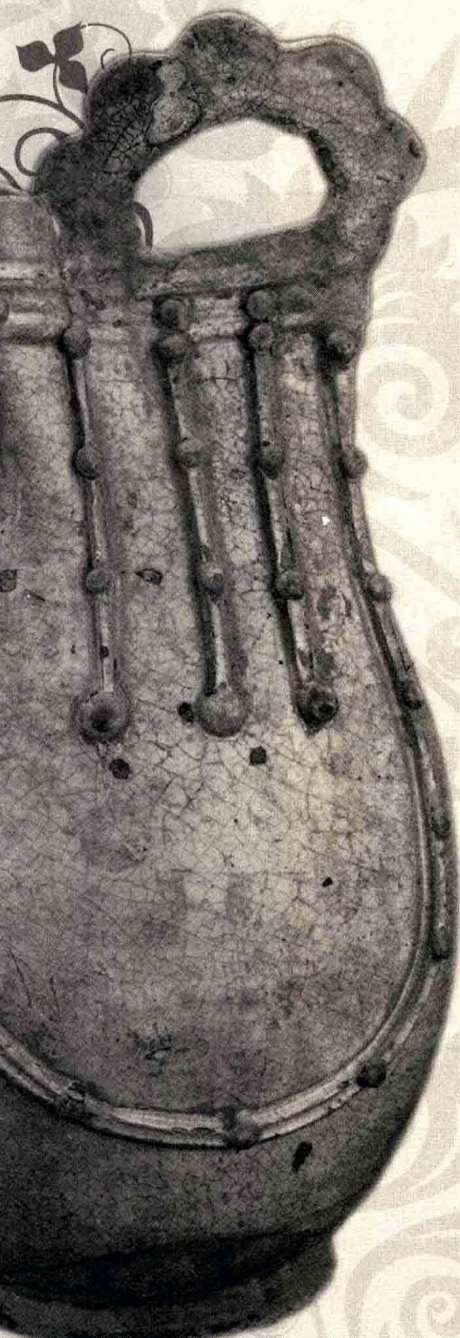
论丛 北京历史文化

第一辑

BEIJINGLISHI
WENHUALUNCONG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历史文化论丛. 第1辑/宋大川主编.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402 - 1977 - 2

I. 北… II. 宋… III. 文化史 - 北京市 - 文集 IV. K2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9667 号

北京历史文化论丛 (第1辑)

主 编: 宋大川

责任编辑: 秦玉琛 王 然

装帧设计: 北京飞亚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电话传真: 86 - 10 - 65240236 (发行部)

86 - 10 - 65240430 (总编室)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艺苑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1/16

字 数: 640 千字

印 张: 30

印 数: 1000

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02 - 1977 - 2

定 价: 88.00 元

燕山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燕山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北京文物与考古系列丛书



主 编：宋大川

副主编：夏连保

编 委：张治强 朱志刚

郭京宁 董育纲

郭力展 杨 菊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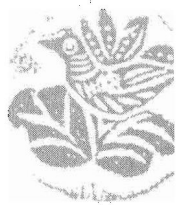
早在 20 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就提出了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也即“二重证据法”。从此之后，中国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对考古材料的重视日胜一日，时至今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考古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北京地区，数千年以来，均是我国北方的重心。考古发掘表明，北京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自西周封燕以降，沿汉、蓟、唐幽州、辽南京、金建中都，北京已有 3000 多年的建城史和 800 多年的都城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得到空前重视，学术研究进入到更为深入的阶段。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作为全市唯一的考古发掘单位，是全市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部门，负责全市的地下考古钻探、发掘与研究工作，是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科研部门。近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配合基建考古，在对北京市地下文物进行考古发掘、保护的同时，也对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做了一些相应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多数都已在相关刊物发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对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1999 ~ 2008 年之间发表的科研成果进行了精选。本辑《北京历史文化论丛》共收录论文 53 篇。这些文章涉及的时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早期，中经汉唐，下迄明清。大部分是结合考古发掘材料，从不同侧面对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新的审视，也有一部分是对不同历史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做的宏观研究。结合考古发掘的成果，内容既有涉及地面建筑的，也有地下遗址、墓葬的专题研究。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对金文进行考释的。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一、对北京城的建制和沿革的研究

都城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京自商、周、蓟、燕建城至金代迁都至今，北京城经历了从地方城市到国家都城的演变过程。本辑中的部分论文对北京城及其周边区县建制沿革进行了考证，为我们了解燕、蓟古城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对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规划与建筑布局的研究，也使历代城墙、宫门、宫苑及城坊、里巷的位置与走向更加明晰。





二、对遗址墓葬的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程,对门头沟东胡林、怀柔转年、平谷上宅、房山琉璃河、军都山玉皇庙等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对北京地区史前人类文化类型以及后来各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及风俗习惯进行了分类与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历代丧葬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北京地区自汉至清的墓葬状况表现出以下特征:其一,墓主身份的多样。就目前大量的发掘资料来看,墓主身份上至皇帝、显贵,下至庶民百姓,各种等级的墓葬在北京地区都有分布。其二,北京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界地带,丧葬风俗及制度既体现出民族融合的因素,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其三,魏晋以后出土的大量墓志,补证了现有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和缺陷。该辑中的一些论文,虽然对这些墓志资料与历史文献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但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对器物形态的微观研究

器物是社会物质文明的重要表现,器物的形态紧紧体现着时代特征,每个时代都有各自时代的器物特点。这些器物,种类繁多,研究价值甚高。本辑所收录的文章,既有对出土文物的形态学研究,包括青铜器、瓷器、玉石器和陶器等,对考古学文化断代提供了线索;也有对雕刻工艺、铸造技术以及器物的功能、用途等方面的研究。200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撰的《北京出土文物》,收录了729件造型优美、纹饰精湛、铭款丰富的珍贵文物。同时,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性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对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文物的鉴定工作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文物保护与遗址研究

文物保护工作无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领导和科研人员在长期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一贯坚持以保护为主的方针,通过借鉴学习和不断摸索,不仅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技术改进,如:采用工程技术与化学处理等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防潮、防漏、防火处理;对可移动文物的复原;对壁画的保护与揭取;对象牙的起取与保护等。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受到了文物部门的重视。

除了上述内容以外,本辑中还收录有一部分对北京地区出土的器物铭文进行考释的论文。

本辑《北京历史文化论丛》选编的论文,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作者的原则,只对个别有明显错误的文字进行了修订,不对文章的观点进行改动。当然,由于研究水平有限,个别文章中的观点尚有可商榷之处,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我们热切的希望专家学者对文章中的不足之处批评指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08年9月



目 录

Contents

金中都宫、苑考	齐 心	1
《图说房山文物》序	齐 心	7
北京古代非纸质带字文物发现与研究	齐 心	9
金中都——北京建都之始	齐 心	19
北京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	齐 心	29
大金秦王完颜宗翰颂 并序	齐 心	33
北京石刻文献整理的新成果——代序	齐 心	34
文物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力争双赢——谈丰台区文物保护工作	齐 心	38
关于什刹海早期形成史上的几个问题	陈 平	42
初燕克器铭文“心”、“鬯”辨	陈 平	50





邢侯簋再研究	陈 平	59
“黄肠题凑”与“题凑”略论	陈 平	68
莫鼎铭文再探讨	陈 平	71
老山西汉诸侯王陵墓主蠡测	陈 平	76
琉璃河遗址研究散论	陈 平	80
略论东夷文化在中国上古诸文化中的先进地位	陈 平	90
略论涿鹿大战前后蚩尤族的来龙去脉	陈 平	96
中国早期墓葬棺槨制度概述	陈 平	104
略论阪泉涿鹿大战前后炎帝族的来龙去脉	陈 平	108
《平谷县初置寻踪与輿志摭拾》读后——与商志譚前辈商榷	陈 平	116
莫斯科的文物保护事业	宋大川	126
隋唐教育论	宋大川	130
二十世纪唐研究·教育	宋大川	136
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	宋大川 夏连保	167
北京的城门与城墙——写在永定门城楼复建之际	宋大川	174
《北京出土文物》跋	宋大川	181
山戎文化动物纹初步研究	王继红	183
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	靳枫毅 王继红	212



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几点思考	郭京宁	241
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特征及其族属问题	靳枫毅	244
龙泉务窑址辽代瓷器造型及装饰工艺	黄秀纯	266
辽瓷造型及其装饰艺术	黄秀纯	27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周氏藏拓整理记	叶 芷	279
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遗址“分块切割起取”与“局部回迁复原”	董育纲	290
青铜器上写实动物纹的艺术风格与时代特征	程瑞秀	294
简论北京地区出土的陶器	黄秀纯	307
从北京转年遗址的发现看我国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物的特征	郁金城	315
顶蚬山遗址支解葬的成因初析——兼论我国古代的食人现象	郭京宁	320
气球空中定位遥拍遗址工法——遥控摄影器	王殿平	329
徐世昌手札	付 幸	332
雪山一期文化研究	王 策 王清林	340
从李承乾的悲剧看唐太宗教育上的失误	董坤玉	348
四季青乡新出土清将军傅夸蝉碑初考	朱志刚 刘保山	354





金陵遗址石质文物风化及保护研究	刘乃涛	368
《唐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清河张氏墓志》考	王 策	376
北京军科院宿舍楼出土青花梅瓶的具体时代初探	韩鸿业 王燕玲	403
明御用监太监赵西漳墓志考	王清林	408
Summary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Report for Jin – dynasty Imperial Mausoleum in Beijing	Liu Naitao	417
乾隆御题诗撇口碗	王 策	419
二里沟出土明朝太监高忠墓志研究	王清林	423
“海东青”与宋辽金时期的社会政治	夏连保	442
透析基建考古工作遭遇的“尴尬”问题	夏连保	452
西晋上流社会的腐败风气与门阀制度	夏连保	458





金中都宫、苑考

齐 心

本文谈及的中都宫,指苑囿内的离宫,而不是宫城内的正殿,诸如大安殿、仁政殿等。苑,指皇家园林。宫与苑二者是紧密相连的。此宫即园林中的宫殿建筑。皇家园林,指古代为畜养禽兽的圈地。(见《吕氏春秋·重己》:“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大曰苑,小曰囿。”)汉代之后,以苑囿为皇家园林的统称。园囿中建有离宫别苑,并设专人管理^①。秦始皇曾在上林苑中营建阿房宫,汉武帝时建“离宫七十”,苑囿成为帝王游玩享乐的地方。唐朝之后,规制更趋园林化。苑囿有的设在皇宫内院,如唐之禁苑,明清之御花园,但大部分建在皇城附近,如宋万岁山艮岳、清代圆明园等。为皇家专用的御苑,也有小部分向士庶百姓开放,如汉代曲江池、宋之琼林苑。皇家苑囿由于历经百年、千年的沧桑,绝大部分都荒没,仅存遗址,保存至今的仅是明清的园囿,而今天人们看到的古都北京的明清苑囿却是辽金时期奠定的基础。因此,本文以历史文献结合

实物资料对800年前金中都的离宫别苑的兴废、形成与发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谈谈个人浅见。

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历代帝王都城的设计,都十分重视苑囿的建设。公元11世纪,兴起于白山黑水的女真族逐渐强大,建国初期的会宁(今黑龙江阿城)为都城,到海陵王完颜亮杀其兄熙宗完颜亶,自立为帝,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初名圣都,不久改称为中都。在大规模修建宫殿和仿汉制在京城四郊建天、地、日、月坛,皇城之东建太庙(衍庆宫),又建社稷坛的同时,中都还修建多座宫苑。宫城西门外的同乐园、西郊玉泉山(香山寺)、南苑的建春宫、东北郊的一座皇家园林(大宁宫)即北海公园前身。经金主海陵王、世宗、章宗几代营建的离宫、别苑为元、明、清的御苑奠定了基础。至今仍是人们休息的好去处。

宫城西的同乐园、太液池,是一处风景极佳的园林区。宫苑的风景环境,必须有充

^①《周礼·地官·囿人》。



沛的水源。在修金中都城时就引进洗马沟水(其上源古称西湖、太湖,即今天莲花池的前身,待后文介绍莲花池),一方面开辟围绕外城的护城河,同时引入皇城西部,形成风景区,名同乐园、太液池。同乐园又称琼林苑^①,是缘中都城玉华门内外的水域而修建的一组有楼台殿阁景点的通称。园中楼阁名目多,元人称“尽人神之壮丽”^②。因位于宫城之西,故又称西园、西苑。《大金国志·燕京制度》载:“西出玉华门(宫城西门)曰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尽在其是。”瑶池旁有瑶池殿,是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建成的^③。海陵王常与妃嫔在此嬉戏。史书说,世宗、章宗常到这里活动。大定三年(1163)五月,金世宗率领亲王、太子、百官于重五日到同乐园举行射柳活动。

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宴群臣于同乐园之瑶池^④,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三月己巳,击毬于西苑,百官会观。五月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击毬^⑤。同书又记载:“承安二年(1197)三月庚寅,幸西园阅军器^⑥”(西园即同乐园),但西园是泛称,不是同乐园专称,凡皇家园囿在宫室之西者习称西苑(园)。

中都城引进的洗马沟水形成太液池。太液池水又有一支流入宫墙内,营建了琼林苑(同乐园)。琼林苑中有横翠殿、宁德宫,又有临芳殿。大定七年(1167)“皇太子允恭疾病,世宗命左丞守道侍汤药,徙居琼林苑临芳殿”^⑦。另据《金中都》书中记载:“金皇

城内西部之西苑不仅楼台殿阁、池岛俱全,而且有果园、鹿园等。”从上述诸多文献记载苑内有池、亭、阁、殿、宫建筑,可以射柳、击毬、射鹿等。西苑是一座庞大的皇家宫苑。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现存唯一的一处金中都宫苑遗址是鱼藻池,“鱼藻池、瑶池殿,贞元元年建”^⑧(今为宣武区青年湖公园),已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著名史地专家侯仁之教授为遗址撰写的“金中都城鱼藻池遗址简介”立碑于公园内。碑文云:“金中都城宫苑遗址可见者,唯鱼藻池一处,其原在宫城内西南隅,西隔宫墙与皇城之西苑之太液池一脉相通,同为皇家邀宴之所。鱼藻池内筑有小岛,上建鱼藻殿,风景佳丽,自在意中。泰和五年(金章宗,1205),金章宗释天射柳,双宴四品以上官于鱼藻殿。事载《金史·本纪》去今适满750周年。而今历经沧桑,宫苑古建筑荡然无存,仅得鱼藻池遗址,即今青年湖。近年(指北京城市改造与建设)营建西厢工程,于鱼藻池东约200米发现大型建筑遗址夯土层二处,南北相值,可以确定为金中都大安殿和大安门故址所在。鉴于鱼藻池遗址与研究金中都宫殿方位密切相关,已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⑨从侯老撰写的碑文可见鱼藻池的重要历史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水是人类生命延续的基本条件,是城市优美环境形成的前提。构成中都西苑的洗马沟水,其上源是莲花池。莲花池古称西

①《金虏图经》《大金国志》称同乐园。

②元郝经诗。

③《金史·海陵王纪》。

④《金史·世纪补·显宗纪》。

⑤《金史·章宗纪一》《金史·章宗纪二》。

⑥(《金史·地理志上》中都条路)。

⑦《金史·世纪补·显宗纪》。

⑧《金史·地理志》。

⑨侯仁之先生撰写的碑立在宣武区青年湖公园。



湖、太湖南河泊。《水经注》云：“瀑水又东北，经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载：“蓟城南埋有清泉河……湿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太湖，湖有二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这段河流对古代蓟城的兴起，辽南京、金中都的城市规划建设关系十分密切。近年，莲花池经市文研所钻探、发掘后，进一步了解其池中建筑岛上有殿^①。近年在此基础上已辟成公园，当人们在欣赏满池莲藕时，可以遥想当年“池广十亩，种满白莲，泛舟荡游，夕阳将倾，微风偶拂，新荷点点，浓绿阴阴”的绝佳意境！“尽人神之壮丽”的同乐园美景不长，几十年后，公元1215年，蒙古军队攻入中都城，这座皇家园林顿成废墟。

金中都南门外，有南苑，称广乐园。皇帝、太子、亲王常在此击球、射柳。史载：“大定三年（1163）五月己未，以重王，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常武殿，赐宴击球”^②。以此知常武殿、球场在广乐园内。

《金史》又载：“贞元二年（1154）九月己未，常武殿击鞠，令百姓纵观”^③。显见海陵时就已建成常武殿。广乐园内还有熙春殿。“大定二十三年（1183）正月辛巳（上元节、元宵节）广乐园灯山焚（起火）延及熙春殿”^④。又载：“大定二十五年（1185）皇太子允恭卒，九月庚寅，殡于南苑熙春殿……”^⑤。由此记载可知，广乐园就是南苑。又据文献载：“九月己酉，上临奠宣孝皇太子（允恭）于熙春

园”，是知广乐园又称熙春园^⑥。由此也得知，熙春殿之名源于熙春园之故。《金史》又载：“泰和元年（1201）五月甲寅，击球于临武殿。八年（1208）十一月丁酉朔，御临武殿试护卫。”据文献载：金中都有“常武殿、广武殿，为击球飞射之所”^⑦。从上述引文可推测，海陵王、世宗时习武之所的常武殿，就是章宗时的临武殿。而广武殿可能是另一处习武之处。

射柳、击球之戏，盛行于北方少数民族。射柳是一种将马术与射箭相结合的技艺，最初用于祭祀仪式，后来在节日作为娱乐竞技进行，辽、金朝十分盛行。《日下旧闻考》卷147曾记载射柳的具体形式，“重五日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为序……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没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这里，既需要高超的骑术，又要有精熟的射技方能取胜。击球也是盛行于辽金的体育竞技，史载：“击球常在重五射柳之后进行（《金史·礼志》卷35）^⑧。辽金时代击球运动规定已十分完善，是一种将马术与击球相结合的活动，这种马上运动，目的在习武。史载：“大定八年（1168）世宗击球于常武殿，贵中（一官员）上疏谏曰：“陛下为天下主，守宗庙社稷之重，围猎，击球者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坠马，可以为戒，臣愿一切罢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忘之……故示天下习武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发掘资料。

② 《金史·世宗纪上》。

③ 《金史·海陵王纪》。

④ 《金史·五行志》。

⑤ 《金史·世纪补·显宗纪》。

⑥ 《金史·世宗纪下》。

⑦ 《（金史·地理志上）中都条路》。

⑧ 《金史·礼志》卷35。



耳”^①。这种打马球的是契丹女真,乃至蒙古等民族平时习武强身的习俗。

南郊还有建春宫,《金章宗纪二》载:“明昌五年(1194)正月丁亥幸城南别宫。”“承安三年(1198)正月章宗如城南春水(春猎)”。“己未,以都城南行宫名建春宫”。可见,建春宫是章宗命名的。《金史·地理志》中都路条载:“中都路大兴府大兴县有建春宫”。(大兴府管辖二县,东为大兴县,西为宛平县),因此建春宫应位于中都城南偏东(大约在今北京南苑一带)。此处金章宗常来春水射猎,南海子一带地势低洼,草木丛生,禽兽栖息繁衍,是行猎的好地方,继金后的元蒙,乃至明、清都是皇家行围狩猎和游幸的重要场所。元朝“飞放泊”,明清更建有行宫、多处寺庙,著名的团河行宫就指此。

女真族春水秋山习俗在建都后仍然保持。金史记载,章宗数十次来此射猎。

今天的北海,始建于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元、明、清各代都曾多次修建。北海以金鳌玉蝀桥为界,连接中海(燕园)、南海(瀛台)合称西苑三海。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增建外城,疏浚湖泊,堆土砌石成岛,先后在这里建琼华岛、瑶光殿、广寒殿,挖海堆团城和环海小土山,并且又从河南开封(汴梁)运来艮岳太湖石使这里成为一座华丽的离宫别苑。1264年元蒙古领中都后,忽必烈又以此为中心建起大都城,奠定了明清北京城的基础。元朝把琼华岛改名万岁山。明朝迁都北京后曾多次修建不少殿宇,尤以清代连年营造,仍以金代堆积的琼华岛为主体部分,山巅为藏式白

塔,其它建筑依山分布,错落有致,绿树掩映,林木成荫,水面清幽,文物古迹众多,融富丽堂皇与雅致别趣为一体。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北海,经历代修扩,皇家园林今天已成为中外游人游乐休憩之好去处。

这就是利用高粱河宽阔的水域,开始在中古白莲潭以南的水域,大兴工事,堆筑岛屿,建造离宫。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金人乃大发卒……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积土成山,名琼华岛,岛上建筑称广寒殿,周围水域叫“太液池”。此处佳景是世、章宗两朝游幸之所,据载来此宫不下三十多次。

据《金史·地理志》上卷中都路条载:“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1179)建”。又据《金史》记载:“大定十五年(1175)丙申,幸新宫”^②,又载:“大定十五年(1175)新宫成,世宗幸新宫,并敕望之(曹望之)曰:‘新宫中所须,毋取于民间也’”^③。新宫即太宁宫,十九年建成,十五年幸新宫,如何解释呢?从上述记载分析,十五年新宫显然建成,也就是土木工程完毕,但尚待室内装饰陈设。因此世宗才对户部尚书曹望之敕“宫中所须,毋取民间”之语。十五年、十九年之说并不矛盾。大定二十年(1180)四月己亥,太宁宫失火。二十一年(1181)四月壬申幸寿安宫。说明此时已改称寿安宫^④。金章宗于明昌三年(1192)将寿安宫改称万宁宫^⑤。

太宁宫是金中都北包括园囿宫殿的重要宫殿区。因位于中都之北故又称北宫、北苑。金世宗、章宗经常游太宁宫,长期在此

①《金史·马贵中传》。

②《金史·世宗纪下》。

③《金史·曹望之传》。

④《金史·世宗纪下》。

⑤《金史·章宗纪一》《金史·章宗纪二》。



避暑,办公处理军国大事,可称之为夏宫。据史载金世宗临终前,竟不顾礼制,不在宫内大安殿,而“遗诏移梓宫(棺槨)寿安宫(即太宁宫)。金章宗也钟情于太宁宫青山秀水。明昌二年(1191)正月辛酉,孝懿皇后(章宗之母)卒。他不顾丧母,同年四月仍幸太宁宫,谏议大夫张曠等人上书请止其行,章宗坚持己见,不允。同岁“庚子,改寿安宫(太宁宫)为万宁宫,壬寅,如万宁宫。八月癸未,至自万宁宫”,一住就是数月。

太宁宫内有薰月殿、临水殿、紫宸门、紫宸殿。见金赵秉文《扈跸万宁宫》诗云:“遥想薰风临水殿,五弦声里阜民财”^①记载。

《金章宗纪》载:“明昌四年(1193)自四月至八月驻蹕太宁宫,学官刘玘率六学诸生赵楷等七百五十人诣(到)紫宸门请上尊号……”。金史又载:“承安元年(1196)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诸王、百官贺。”即太宁宫、紫宸门、紫宸殿。从章宗常在紫宸殿议事、贺生辰等分析,紫宸殿可能是太宁宫正殿。

北海公园之琼华岛、团城。即金中都太宁宫之西的西园,《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西园有瑶光台,又有琼华岛(金章宗燕京八景之一,琼岛春阴),瑶光台则为北海南面西侧的团城。据元初郝经《琼华岛赋》云:“岁癸丑(1253)夏,经(郝经)入于燕。五月初吉,由万宁宫登琼华岛”^②。从记载可见,琼华岛与万宁宫紧邻。《金史·地理志》中都路条载:“西园有瑶光台,瑶光楼。瑶光台即今北海团城,台上有瑶光楼,是金代皇帝纳凉之处。该楼金碧辉煌,飞檐重叠,斗拱交错,是太宁宫西园中最著名的建筑。瑶光楼面对烟波浩淼的水面,金章宗常在此纳

凉赏月(见《中州集》卷四,赵沔《中秋诗》)。元好问注云:“道陵(章宗陵名)中秋赏月瑶光楼……”。又云:“秋气平分月正明,蕊珠宫阙对蓬瀛。”说明瑶光台上还有蕊珠殿。《金史·百官志》二卷内侍局有“蕊珠殿都监,同监”,是负责管理该殿的职官。瑶光台是一个面对蓬瀛的一个高台建筑。蓬瀛是指琼华岛。金代称此为寿乐山。山上堆砌着假山石,是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营建金中都时,取自北宋东京(汴梁,今开封)的艮岳。艮岳石采自江苏太湖,千恣百态,玲珑剔透。当你游览北海公园琼岛的山麓上时,就会看到那些纯系天成的艮岳。琼华岛有广寒殿。元好问《遗山集》卷九《幽都》诗,自注云:“寿(万)宁宫,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琼华岛有广寒殿建筑残片。螺钿平脱化盘,是在黑色的漆盘上精巧地利用蚌壳的内面镶嵌成一幅五光十色的“广寒宫”图。

太宁宫西园水域浩淼,轻舟荡于湖水之中(今北海、中海西岸)。今天的中海,也是始建于金代,是离宫万宁宫所在地。

《金史·刑志》载:“大定二十六年(1186),“监察御史陶钧以携妓游北苑,歌饮池岛间,迫近殿廷,提控官石玠闻而发之……携妓入禁苑,不分上下,杖六十”。可见,此处虽无宫墙,也不准任何人进入,否则打六十大棍。

太宁宫有宫墙,据金赵秉文《北苑寓直》诗云:“柳外宫墙粉……”系指太宁宫宫墙。金末,蒙军占领中都,太宁宫遭战火破坏。北宫园池并其近地数十顷献给道教丘处机。他于公元1225年5月曾暨琼华岛作诗云:



①《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七。

②《日下旧闻考》卷29。



“地土临边塞,城池压古今。虽多坏宫阙,尚有好园林。绿树攒攒密,清风阵阵深。日游仙岛(琼华岛)上,高处视人吟。”可见太宁宫宫阙已破坏严重,而林、水景致依然存在,奠定了今日北海公园的基础。

西郊园林:

今天香山、玉泉山一带早在辽、金朝就成为游览胜地。史载:“中都路大兴府宛平县有玉泉山行宫”^①。《金史·巨构传》(巨构墓在平谷县,已发掘并出土一合墓志)载:“大定中(金世宗),诏(巨构)与近臣同经营香山行宫及佛舍”^②。这段记载说明皇帝大诏让巨构管理香山僧舍。又据《金史·世宗纪下》载:“大定二十六年(1186)三月癸巳,香山寺成,幸其寺,赐名大永安……”。

香山、玉泉山行宫是世宗、章宗游幸之所,仅据章宗本纪载章宗来此达7次之多。史载:“玉泉山顶有金行宫芙蓉殿故址,相传章宗常来此避暑”^③。

又据《日下旧闻考》记载:“都城之西四十里许,有寺名双泉,有山名翠微,泉山幽胜,甲于他山。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诣其寺潜暑。寺有双泉,因而得名,即建祈福宝塔于寺北”。可见章宗也曾来此避暑。

章宗是位极喜欢游山玩水的皇帝,在京敕建八座寺庙,以其水质优良、水量充沛,故

称“西山八院”。据有关部门调查考证^④,认为八院分别为:清水院(位于海淀区的大觉寺);金山院(金仙庵,位于海淀区北安河);香水院(法云寺,位于海淀区七王坟);圣水院(黄普院,位于海淀区聂各庄);潭水院(香山寺,位于香山东省公园);泉水院(芙蓉殿,位于玉泉山);双水院(双泉寺,位于石景山区);灵火院(栖隐寺,位于门头沟区)。至于流传至今的燕京八景,虽然是乾隆时命名的,但最早是章宗时就已存在了。

在距北京西郊10公里处,原是高梁河畔的一座小山,名金山。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盖起了金山行宫,金章宗时将玉泉山水引至金山脚下,取名金水池。元时改瓮山,金水池也改称瓮山泊。明、清在此大兴土木,尤其是乾隆十五年为其生母六十大寿,建大报恩延寿寺,将瓮山命名为万寿山。湖称为品明湖,总称“清漪园”。清末慈禧大权在握,挪用海军经费进行扩建,更名“颐和园”。难道这不是在海陵兴建金山行宫的基础上建造的一座更可媲美的皇家园林吗。

始建于辽金的苑囿离宫,虽历经千年沧桑,但后代屡有修葺,因此一些仅存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融合一体的佳景,仍是今天人们凭吊与游览的胜地。

①《金史·地理志》中都路条。

②巨构90年代墓在平谷发现墓志记载他曾任横海军节度使军职。

③明蒋一葵《长安客话》。

④《石景山文物》李新乐《金章宗与双林寺》。



《图说房山文物》序

齐 心

近年来,房山区认真贯彻文物保护工作“十六字方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市院共建为标志,房山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与此同时,房山区加大了文物的基础研究力度,取得了《房山历史文物研究》、《房山文物丛书》等一批文物研究成果,今天又欣见《图说房山文物》一书面世。这不仅是房山区文物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北京文物研究工作一项有价值的成果。

房山区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是首都北京的文物大区,全区有各种文物 302 项,区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8 项: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项,市级 16 项,区级 48 项。著名的世界遗产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 50 万年前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记录下 3000 多年前北京灿烂的文明;1300 多年历史的佛教圣地“云居寺”,因珍藏 14278 块石刻大藏经著称于世,被誉为“国之瑰宝、石经长城”;唐朝大历年间雕刻的巨幅汉白玉浮雕《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堪称唐代浮雕艺术珍品;大房山金陵遗址,是北京地区最早的、规模最大的皇家陵寝;景教寺院遗址十字寺,是北京地区现存的唯一

的一处景教寺院遗址,写下了景教暨基都教在中国传播史上的重要一页。《图说房山文物》一书,汇集了房山区的文物精品,集中展示了房山历史文物的精髓。全书图文并茂,选用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图片,辅之以详尽的文字说明,从不同侧面直观生动地展示了房山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是著述房山文物的精品之作。

据我所知,房山区委区政府,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立足于房山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提出了“弘扬龙乡文化,打造文化名区”的口号,旨在以灿烂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塑造全新的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具有房山特征的房山文化,从而激发房山人民昂扬向上的创业精神,为房山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理想的人文环境。房山区文委,以敏锐的眼光,科学地确立文物工作的定位,准确把握房山区发展的脉搏,充分体认区情,自 2003 年开始《图说房山文物》一书编著的一年多来,区文委有关同志密切配合,为《图说房山文物》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终于宏著集成,喜结硕果。《图说房山文物》的编著出版,是落

